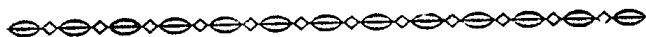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蕭紅小傳

著 基賓駱

建文書店



一、恬靜的日子

哈爾濱南崗是一個有名的風景區。

街道寬闊，路旁有兩樹。樹下排列着西式板條長椅，那些長椅是草綠色的，兩椅之間隔着相當的距離。疲倦的行人坐在這裏休息，有時是推着嬰孩的有蓬臥車的褓母，或是俄國籍的街頭流浪者，牽着小狗作街頭散步的落魄紳士，在這裏沉思，在這裏蹣着腿抽一支慰藉人神的紙煙，在這裏捧着下額癡想什麼。假若是冬天落雪的日子，街道上寂靜的，可以清清楚楚聽見行人踏着雪所有的腳步聲，老遠有輛馬車，還不見踪影，就會使人注意那聲音來自的方向。

春天，這裏的街道上，可以聽見樹雀的啾鳴，就是酷熱的暑日，這裏還是同樣的事靜，不管路上有時聲音是怎樣混雜，那兩旁的木條靠椅上，總有幾具是在

樹陰底下的，那麼就總能見到有人在那椅子上打盹，草帽子遮在臉上蔽陽光。

距離這條廣闊的街道不遠，就是郵政街。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就在這條街上。蕭紅少女期的日子，就是在那短板牆的院落裏恬靜的度過的。校門，有水門汀的台階，黃昏是關閉着的。樓窗臨着牆外的馬路，窗前有樹，牆裏也有樹，這裏蕭紅曾說：『牆裏牆外的每棵樹尙存着我過聲的記憶，附近的家屋喚着我往日的情緒。』

據蕭紅那時候的同窗好友說，她並不像『手』裏所寫的那個自己那麼頑皮。相反，她是恬靜的，很少談笑而且有些孤獨。不喜歡和人往來，但也不憂鬱，而且是常常怡然自處。

她的本名是張迺瑩，一九一一年在黑龍江省呼蘭縣一個地主家庭裏降生。遠祖來自膠州半島的掖縣。她降生不久，母親就死掉了。她的祖父，一個健康而樂天的六七十歲的老人，很疼愛她；另外她也有些表姊妹，在離城二十來里路的鄉

村。這孤獨而又怡然自處的性情，是從幼年就開始了的。

一九二九年她是第六班的一年級生。那時候，市立第一女中的校風活躍，第三屆畢業班的孫桂雲，就是以運動而馳名的。第五班的女生間起核心作用的是K小姐，美容而又有交際場的儀態，自然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班風。蕭紅的這一班，也就自然必定要有一種獨具的班風來對抗，但這該是什麼呢？

蕭紅這一班起核心作用的，就是她自己。一個在古樸的小城市裏生長起來的少女。

這時候，她只能從那個對她冷漠的地主家庭得到僅能繳足學費的一筆款子。就是這筆微小的款子，在那個地主家庭，無異是對她一筆很大的恩惠。而她自己却又連這筆微小款子的接濟都覺着一種莫大的羞辱；因為她自己覺得既然不得父親的歡心，那麼又受他的恩賜，不管怎樣，除了顯得自己的可憐，是找不出另外解釋的。她應該用什麼來自傲呀？

用什麼來對付個頑固而偏心的父親報復呀？然而這也僅是離開家，從父親手裏接到錢時候感覺，實際上他的父親并不是不愛護她，這愛只是埋在心裏而已，因為他不願意損傷她的繼母，或者說是更愛他的續絃的太太。

這不屈辱的性格所以形成，是有着它的遠因的。因為內心懷着這種和家庭抗拒的心情，也就正是蕭紅所以很少談笑，而總是恬靜的埋頭學業的緣故。

然而她現在必定得找一個精神的出路，據此來和別的班次相競的出路。

「呵！好漂亮呀！禮拜天，我在道裏中央大街碰見她了，新式大衣，圍着一條白圍巾，和一個男的一塊走。」

「那是法學院的學生，大學生呢！」

蕭紅聽見同學間這種談話。她恬靜的讀着書。

「那又羨慕什麼呢？孫桂雲才是咱們學校裏的榮譽！」

「管這些作什麼？你的英文怎麼樣？明天若是背呢？」

她又聽見這樣的談話，她抬起頭來向這兩個人注視了一下。她心裏感到一種慰藉：是的，得預備預備英文。然而蕭紅的興趣，可不是這一課程。她這時醉心的是繪畫。

繪畫教師，是一個從上海回來的青年。美術專科學校畢業；名叫高仰山，是吉林省人。他帶到教室裏的不只是各種素描，主要的是從上海接觸到的藝術氣息。這氣息感染着蕭紅，她突然發覺自己原來就有繪畫的天才，她可以走下去。這是一條展在她前面的美麗的道路，那道路朦朧的，有煙霧似的……灰天、綠樹之間，有一個人，挾着調色板和畫架子，在這條路上走着，那就是未來的自己，一個女畫家呵！這幻想給了她溫暖和生命。

當她從宿舍窗口望着天空的星星和體育場上的白霜一樣的月光，好美呀！這月光的白色，好白呀！那些秋天的小星，好冷呀！而那深遠的雲色又是怎麼這樣的藍，寶石似的透明？

『你睡不着麼？』

『沒有睡。你呢？』

『也睡不着。你聽——樹葉子都落了！』

『秋天啦！』蕭紅說：『你看月亮光好白呀！』

『不是。』

沉默了一會兒，蕭紅又低聲說：『沈玉書！若是禮拜日天氣好，我們找王衆穎一起到野外去寫生呀！』

『到那去寫生呢？』

『到松花江大橋那邊去，好不好？』

『好吧！』

『最好那天是晴的日子，天陞有一片白雲，或者是遙遠的天宇一角有黑雲，那邊落雨，三五十里以外的鄉下。那麼這畫面就豐富了。』蕭紅心裏這樣默默的

幻想。

實際上，臨近的冷靜街頭上，那些亡命的流浪白俄，退職的將軍，眼光茫然坐在行人椅上的衰老貴族，不都是很好的繪畫資料麼？然而蕭紅距離這人間的現象還遠，她醉心的是自然界，在她以後的著作裏，也到處可以看見這類的句子：『夏天又來到人間，葉子上樹了，假使樹會開花，那麼花也上樹了。』『那些瓜蔓子牽牛花多麼自由呀！願意向樹上爬，就向樹上爬；願意上牆呢？就向牆上爬。』因為自然是美的，單純的。而人間也有美的存在，可是不這麼單純。它是潛醜惡當中，只憑人類的可憐的視覺，是不會發現的。那必得插身到社會上來。在人與人的生活間它存在着，它寄托在人類的心魂上，而在人與人的生活間出現。不插身到社會上來是不能發現它的，正像整年關在都市的鴿籠小樓的孩子，沒有投身到自然的曠野之間的機會，就不會發現自然境界的美是一樣的。而這些孩子的美的感覺，大部份是在胃口上。

蕭紅這時候的憧憬自然，因為她在人間的生活上所見到的多是醜惡和痛苦；譬如說，她從幼年的時候，就失去了母親，看見別人都有一個鍾愛自己的母親，那幼小的靈魂是怎樣空虛呀！因之，她的親戚家的表姐妹隨着父母到她家作客的時候，她大部份是冷靜的站在門口，若是那個快活的孩子向她偷偷的表示，她是多麼希望和她背着大人的管束，在一塊玩兒的時候，那麼她只有一樣可以驕傲的，那就是她的古老家宅背後的草園子，那荒涼的草園子裏，沿着牆角有些婆婆丁花，偶爾從牆外飛來一隻蝴蝶，那就更使這寂寞的小主人幸福了。而草叢間有蚱蜢、蟋蟀，好豐富的樂園呀！在這裏，蕭紅忘却了她的悲哀。若是受了父親的責罰，祖母護着讓躲出去，她也是來到這草園子裏的。

一個人哭一會兒就忘了。呵！小黃花上有隻大蜜蜂。

人類的生活有什麼美呢？她嚮往自然。春天了，燕子含泥築巢了，開凍的小河潺潺發着悅耳聲音了，呵！好美。雪日初晴了，陽光暖暖的，融雪閃着光輝，

呵！晒晒陽光好幸福。這些印象都在鼓勵着她，『畫吧！畫吧！』她決定要作一個畫家了。她幻想着，夢想着，很久沒有睡着。

第二天，她們三個人聚在一起談話了。王粟穎，沈玉書和她自己。

王粟穎是一個健壯而忠誠的女孩子。彷彿比她高一班。

『那麼我們發起一個畫會吧！推你作總幹事。』她說。

『總幹事我不作的。我也作不來呀！』

『可以，你怎麼作不來呢？』

『不，我作不來。』蕭紅說。

然而作不來也得作，她們的野外寫生畫會開會成立了。而繪畫教師高仰山熱烈的贊助她們。她們決定了，下一禮拜就到野外去寫生。可是天氣變了，九月底的樣子，一天晚上，風變了，黑雲滿佈，恐怖的風聲，慘厲的從近處刮向遠方，又從遙遠的遠方，刮回來，追逐什麼似的，捕捉什麼似的，狂聲呼嘯着。蕭紅開

始苦悶，禮拜天，那個在她希望上閃光的日子，不要落雨麼？夜半，風聲停止了，宇宙間都是那麼平平靜靜的睡着……

第二天起床鈴一響，蕭紅從溫暖的被子裏側過身子，窗子上結着白霜。

『呵！落雪了，迺瑩！』沈玉書向她歡呼。

『落雪了麼？』蕭紅迅捷的伏到窗上，用手刮着玻璃上的霜層。一眼望出去，那麼麼幽靜的雪的世界呀！整個體育場都消逝在雪裏了，網球柱子和藍球架，都消逝了，甚至連那高高的磚牆，險些都融化在雪的白色裏，牆背上有一塊雪給風吹落了，顯出一塊黑，這是牆的踪跡，若沒有這一塊踪跡，那麼連磚牆也融化了。白色連結到外界，世界不都是一片了嗎？是的，就是這些牆壁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關係給切斷了。蕭紅雖是精神上已尋覓到一個窗口，一個給她希望和亮光的窗口，然而對於這市立女中的堅固磚牆和那有鐵柵欄的校門，她是不舒服的，彷彿給圈在一個井裏，有時就煩悶，尤其是坐在教室上國文課的時候，枯

燥、索然，她就更希望禮拜日快一些降臨。若是距離還遠，那就要低聲問：『今天是不是禮拜二？』禮拜三和禮拜六有繪畫，這兩個日子她是不必問人的。她所希望於禮拜二的，就是那一小時歷史課。因為史地教員是北平來的一個姜姓大學生，在史地課程的時候，這個性格有點矜持的青年教師，間或給她們講些世界的珍聞，尤其他是一個有着文學修養的青年，他向她們介紹冰心的散文，徐志摩的詩，茅盾的小說，而且又借給蕭紅，易坎人譯的『屠場』和『石炭王』，這正是一九二九年風行一時的譯作。然而蕭紅當時讀這兩本書，還不及當時『國際協報』副刊上的文字感興趣。這時候，她已經介在舊小說和新小說兩個精神領域之間了。就是說，已經跳出了舊的，而還沒有完全投入新的文學世界裏來。她在邊緣上正在向這世界裏窺探了。

除了史地課，她就很少特別喜歡的了。而一到體育的時間，她就一個人躲在教室了，恬靜的作她的功課，或者是解習題，或者是抄筆記，偶爾有別的同学，

也會坐在一起談天，自然這時候是很少的。然而校長孔繁書，一個嚴肅的脅迫者，有一次就責問她，爲什麼不去上體育這一課。她困惑的被逼到操場上去了。這時候，她又感到不歡、機械、枯燥，四面又是那些堅固的牆壁。

現在是落雪了，牆壁也不顯着的那麼尊嚴了。世界彷彿獲得解放了，突然，廣闊起來，遠近連在一起，天地連在一起。

『冬天了。』蕭紅說。

那時候，她的頭髮就梳作兩個小辮，橢圓型的臉，容色清白，閃着冷靜的兩隻黑色大眼睛。藍布短褂，下面是黑色的裙子。一個體材修長，而步態敏捷的十九歲的少女。見到沈玉書，她的那冷靜的兩隻眼睛，就突然變得柔和，那就是她快樂的表現了。

這時候，她就是用這充滿了柔和的眼光，伏在窗上望的，然而很快的又變作冷靜的了，她想到關在箱子裏的冬季棉衣，那是家裏托人帶給她的；因之，她就

想到那個并不過暖的家庭。

二、打開了世界的窗子

野外寫生畫會的會員終於在禮拜天到野外去寫生了。這是冬天落過雪不久的一個晴天。陽光是可珍貴的，然而氣息還是嚴冷的。高仰山教師是一個領隊，蕭紅隨着她的同學在街上安靜地走着。路上的行人，都注目着這些挾着畫具，提着畫板的學生；然而蕭紅却是有着自己的憧憬，輕蔑着『人間』，就是說冷靜的街道和冬日的行人，她是過目而沒有一點印象的。她所憧憬着的，是松花江大橋對岸的雪的曠野，曠野與天宇之間的枯樹，就是說落光了葉子的冬天樹木，那該是多麼美的景色呀！然而她們現在是去馬家溝花園。

馬家溝在哈爾濱算是一個荒僻的市宅區：西式的紅瓦頂住宅，有暖壁的俄式家庭建築，街道並不寬，混合着中國住宅的木板院落，有些釘着『惡犬咬人』的

木牌。花園據說有着兩排樹列的走道，花壇在夏季是由各色花叢組成的，完全人工式的彩色圖案。有塊高地，上面栽種的是桃樹林。冬天的日子，這些林木，枝叢稀稀疏疏的，有的挑着雪，而蕭紅到了這裏，也並不感覺過份的失望，但是寫生的意思，不及在這冷靜的白楊樹底下散步的興趣濃了。多好的陽光呀！多寂靜的境地呀！多舒暢的心呀！擺脫了那機械而又枯燥的課室生活了。這禮拜天，就是她歌頌的日子，因之，每禮拜天，只要是不落雪，她們的這些少年寫生畫家就都來了。有時，準備了麵包、香腸、砂糖和花生米，在寫生完畢之後，來聚餐，實際上蕭紅這時候，主要的不是寫生，倒是來享受冬天校外寬闊生活了。她們在這裏散步，在這裏玩，又談、又笑，她開始愉快，然而這也僅僅是這個聚餐的時候，一等到準備離開這冬日樂園的工夫，蕭紅那兩個明亮的大眼睛，就又冷落了。

一九二九年的冬天，就是這樣過去的。這野外寫生畫會，那時候已經掩蓋了五班的光輝，形成一個有力的團體了，自然，蕭紅沒有把它看作是她這一班的旗

織，因為那要在本班建立一條出路的念頭，她自己早就忘却了。從野外，她們帶進學校裏的活氣和收獲立即感染到那些同學，得到不少的誇耀，因之，這以未來的畫家自信的蕭紅，矜持她的成就，越發注重教師高仰山的談吐內容了。同時發現這個青年藝術家和史地教師姜，在某一些見解上是有着它的一致性的。而高仰山使人親切，史地教師就使學生感到可尊敬。

可是都說舊式的哀情小說之類的書，『無價值』。而蕭紅對於新文學，也確實一天比一天親近了。尤其是『羅曼蒂克』的作品。在這裏，她並不是欣賞那些『愛情』的描述，而是那些『封建家庭』『頑固的父親』『流浪者的青年』『罪惡的社會』以及『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』『不是發洩性慾器』這些辭句，和這些辭句所表現的觀念，給了她一個突然的啓發。因之，她接觸到五四運動傳下來的當時的歷史風氣了。那有着思想基礎的反封建的潮流了。這是一個廣闊的世界，這些作品給她打開了世界的窗子，她呼吸到這世界的新鮮空氣了。